

作者簡介

李若愚，男，河南省焦作市人，1990年生，2015年～2016年獲國家留學基金委獎學金，作為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赴哈佛大學學習，2017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員，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會員。主要從事藏文、西夏文等少數民族古籍文獻的細編目整理與文本對勘工作。主持故宮博物院課題《故宮博物院藏藏文文獻序跋整理研究》(KT2018-04)，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滿文大藏經〉研究》(18VJX031)等相關課題，並在《寧夏社會科學》、《藏學學刊》等刊物發表相關論文5篇。

提 要

本文研究的是元代帝師八思巴《喜金剛現證如意寶》上卷的西夏譯本，是一部修習喜金剛法的現證法本，內容由入定始，止於出定部分的誦咒定。底本原為藏文，本文刊布西夏文錄文，並附上對應的藏文底本和漢文翻譯，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部分內容可以與莎南屹囉集譯的漢文譯文《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堪同，其差別亦出校注進行說明。對西夏文獻中最後的三行草書修習法，本文亦進行了解讀，總結了西夏文草體與楷體的對應規律，並歸納了一批西夏草書的構字部件。通過對西夏文進行對勘與釋讀，可以總結出一批藏傳密教詞語的夏、藏對當關係，並摸清西夏人對「喜金剛現證法」藏文底本的理解方式和翻譯方法，為藏傳西夏文文獻的全面解讀提供基本的語言資料。

本文還探討了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的歷史、宗教背景和翻譯的年代。重點探討了西夏中後期藏傳佛教的流傳，藏傳佛教在蒙元初期的流傳以及蒙元初期西夏遺僧的佛教活動三方面的內容，並結合喜金剛現證法本的傳承體系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藏文底本的創作時間，推斷了西夏文本大致的翻譯年代。這部分內容的目的是勾勒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翻譯的時代特徵，探討西夏譯本出現的內在動因，證明在蒙元時期，依然有党項遺民使用西夏文來翻譯佛教作品。

西夏文《喜金剛現正如意寶》不僅是迄今僅見的夏譯八思巴著作，也是迄今僅見的有大致年代可考的蒙元譯本，對它的解讀不僅能為研究藏傳西夏文文獻提供基本的資料，同時也為研究蒙元時期西夏遺民的宗教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歷史資料。

序

「西夏學」這個學科名稱由石濱純太郎在一個世紀前首倡，其後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西夏這個神秘王朝的面目正在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到目前為止，存世的相關文獻大都得到了科學的鑒定乃至完美的解讀，最終餘下的難題是其中的藏傳佛教部分。

藏傳佛教在 12 世紀中葉開始受到西夏重視，後來滅亡西夏的蒙古人更是賦予了藏傳佛教空前的崇高地位。蒙元王朝的有些佛教因素是從西夏繼承來的，所以蒙古人也有意地吸納舊王朝的僧人爲新政府服務。然而與此不大相稱的是，那一個多世紀間用西夏文寫成的藏傳佛教文獻數量卻比人們預期的要少，而且除了 11 世紀末期西夏皇室布施刊印的「五部經」之外，其餘文獻大都爲字跡潦草的民間抄本，似乎表明藏傳佛教在羣眾中的普及程度不高。由此可以理解，今天見到的每一部西夏文藏傳佛教文獻都屬於珍稀文物，針對這些文獻的研究也都會引人關注。

解讀這些文獻之所以被學術界視爲畏途，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這項工作要求研究者熟練掌握西夏語和古代藏語，有能力把西夏文譯成藏文，而且譯文還必須最大限度地接近佛教藏語的行文風格。其次是這項工作要求研究者熟悉用西夏文和藏文寫成的大量存世佛教文獻，因爲那個時代的經文大都是由喇嘛用藏語口傳，然後由兼通西夏語和藏語的和尚譯成西夏文的。喇嘛口傳的經文可能夾雜著他自己的加工，甚至還可能有他本人的創作，這使我們很難從傳世的藏文大藏經裏識別出完全相同的文本。毋庸諱言，具備這樣知識基礎的學者還一直沒有出現——粗通現代藏語的人在當今固然不少，但能流暢閱讀理解藏文佛經的卻是寥若晨星，遑論這些學者還必須在有生之年學會失傳六百年之久的西夏語。

儘管遇到了重重困難，學術界近些年來在這方面的努力畢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進展，學者通過反覆的對勘已經知道了一批西夏詞和藏文佛教術語的對應關係，甚至針對語法對應的探索也初露端倪。從中我們知道，西夏人在翻譯藏傳佛教作品時總是要盡力保持兩種語言間的詞語對當，甚至在某些場合據字面硬譯也在所不惜，並不像翻譯漢文儒家和兵家經典那樣，在保持原意的基礎上追求西夏譯文的曉暢，而不一定嚴守詞語的逐一對應。

此前學者解讀的夏譯藏傳佛經大都有藏文本和相應漢文本可資對照，嚴格地講，人們是借助相應的漢文本來解讀藏文本和西夏文本的，例如《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和「五部經」等。若說到解讀一個全然沒有原本蹤跡可尋的西夏譯本，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可以說是首次嘗試。本書的作者李若愚在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期間接受過正規的藏語和西夏語專業訓練，其間又曾在哈佛大學隨著名藏學家範德康受教一年，本書涉及的藏文基礎資料曾由若愚和范德康教授反覆討論，但由於經文傳授的是帶有個人體驗的實踐修行法而非通行的佛家義理，所以其間有些具體細節還是不能得到正統經書和生活情理的驗證。不過儘管如此，若愚畢竟是少有的兼通西夏文和藏文的青年學者，他朝這個方向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鼓勵，因為當前絕對沒人敢於聲稱自己同時「精通」西夏學和藏學這兩個很少有人涉足的學科。

除了解讀經文之外，本項研究還有一個值得稱道的地方，那就是若愚嘗試確定了這部作品產生的大致年代。就目前所知，蒙元時代刊印的佛經大都是利用西夏時代的原有譯本，雖然刊印者聲稱有些譯本已經失傳，需要自己重新翻譯，但學界始終不能確定哪些作品是元代產生的。現在若愚明確告訴我們，這部短小的「喜金剛」經文應該出自忽必烈時代的帝師八思巴羅古羅思監藏之手，這實在是一個重要的信息，由此我們首次瞭解到，蒙元時代不僅整理和翻譯了前代的西夏文佛經，而且竟然有全新的作品出現，這證明在西夏覆亡之後其語言和文字還在新的王朝中發揮著作用。

最後要說的是，本書研究的基礎資料出自民間收藏，這類民間收藏往往因其來歷不明而不被看好。然而我覺得，學術界實際上重視的祇是資料的文獻價值，祇要在其轉手之前能有人公布高質量的照片並做出相應的研究，就足以豐富我們的歷史文獻寶庫，至於文物最終落入誰人之手，相比之下就不重要了。

聶鴻音

2019年8月5日



目

次

序 聶鴻音	
緒論	1
第一章 藏傳西夏文佛教文獻研究史	5
第二章 《喜金剛現證如意寶》的歷史、宗教背景	11
第一節 西夏時期藏傳佛教的流傳	11
第二節 藏傳佛教在蒙元初期的流傳	22
第三節 西夏遺僧的佛教活動	27
第四節 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的時代判定	34
第三章 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解讀	39
第一節 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簡介	39
第二節 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解讀凡例	42
第三節 《喜金剛現證如意寶》考釋	43
第四節 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草書研究	133
參考文獻	139
夏藏譯名對照索引	149